

创业不是创“孽”

余宗明

今日论语

前不久,一起引人发噱的“为订单剪电线”事件,将校园洗衣平台宅代洗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尽管其CEO表示“剪电线”事件属商业炒作,但丑闻仍将这家O2O洗衣创业公司钉在了耻辱柱上,也令其成为解剖互联网创业模式与生态的标本。

自曝“发家内幕”,并炫耀歪招奇效——创业初期为积累用户,在高校剪断宿舍楼洗衣机电源线,迫使学生用宅代洗,结果业务猛增;引发舆论哗然后,其公关还自鸣得意,发朋友圈“先设立一个小目标,剪断10万条电源线”,用轻佻戏谑刺激舆论;直到激起

公愤,才紧急公关式道歉……什么叫“花样作死”?宅代洗“剪电线”事件就提供了鲜活例子。对主营校园洗衣业务的宅代洗而言,这污点恐怕很难“洗”干净。

以剪电线方式“强制试用”,新则新矣,却严重违反商业伦理乃至法律常识,有些网友就担心,要是这都行,那做O2O修车服务的可找人戳轮胎,卖轮椅的可以打断人腿……照这么看,O2O要发展到殡葬业可就吓人了。“剪电线”真实性存疑,但炒作这类奇闻事,博眼球、引关注的意图不言而喻,这挺“无节操”,但这种无节操只会招骂,很难讨喜。

为了利益可以无底线,易戕害基本商业伦理,也拖社会商业

文明的后腿。可揆诸现实,已变成段子梗的“剪电线”,还真不是互联网创业的唯一“作死”手法:在互联网创投圈,恶意炒作、数据掺水、谎报融资、合谋式互撕等现象可谓频出,号称中国特斯拉却被扒出山寨的“游侠汽车”,九零后创业代表余佳文大放厥词“一亿分红”后食言,都是个中典型。

这些景象拼凑,也合成了互联网创业中的乱象之一斑:已有入剖析,宅代洗之所以要无底线炒作,只因它针对的是伪需求,市场容量极小,而创业公司玩法又是在血拼中力争扛到最后,所以宅代洗在激烈竞争之下,就想着收割短期知名度红利,骗一把投资、割一圈创投韭菜就行,而不是着眼长远,所以

才会狠动炒作。眼下各行各业都在打着O2O名义“+互联网”,但在捕捉风口的表象下,是很多创业公司找不到充分需求,创不了新,最后只能创“孽”,为了收割风投融资,使出可能并不正当的浑身解数。

得看到,如今创业者也在经历资本退潮的寒冬,凭着一个概念一段故事就能让投资人一掷千金的时光已不再,O2O行业投资泡沫也频现。在此情况下,抓住“双创”机遇的正确方式,应该是商业模式、产品业务的创新,是数据规模竞争力的实打实提升,而不是通过恶意炒作、造假来骗融资或注意力资源。以为投资人是“傻子”,傻子太多故自己这类骗子就能出来混迹,多半是拿声誉做败局赌注的自作聪明。

新民随笔

分享就在路边

董纯蕾

这中秋,超强台风“莫兰蒂”眼看就要让所有的赏月计划泡汤。我的老友“汤版”仍不预备放弃,不放弃为“2016中秋月色”全国大型视频直播活动热身准备,“百分之一希望,百分之百努力”;也不放弃向更多家有天文望远镜的同好发出倡议,倡议大家在中秋假期的任意一天把望远镜搬出家门,与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分享迷人的月色。

这样的分享活动,有个富有故事性的名字“路边天文”。很喜欢这个名字,喜欢它的关键词“分享”。据说,最先是由道布森反射式望远镜的发明者——出生于中国北京的美国天文学家约翰·道布森发起的。1968年某个清朗的夜,美国旧金山,道布森带着他的望远镜走上热闹的街头,邀请路人驻足欣赏望远镜里的美好星空。渐渐地,世界各地的专业天文台站和业余天文粉丝,都加入其中。

真好!分享月亮的“颜值”,也分享其中的科学。不再让你感觉那些专业名词、知识原理有多么高高在上,有多么十万八千里之外。就在路边嘛,还有什么理由望而却步?当“科技三会”明确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,当我们愈来愈频繁地讨论科普,分享的价值便愈来愈“显性”。从文字感情色彩的细微差别来看,“普及”多少有些俯视的意味,总不及“传播”平等,也不如“分享”来得亲切。

普及科学,哦不,更准确地说,分享科学,本身即是一门学问。若问科研工作缘何疏于科普,最常见的答案大概是“搞科研的时间都不够用了”。然而,真的有那么一条明晰的楚河汉界,能将“科研”与“科普”一分为二吗?恐怕没有。你难道忘了有一门科学就叫“传播学”吗?请记住这是一种分享,我将科学知识赋予了你,你也把科学灵感赠给我。

这个中秋假期,哪怕“莫兰蒂”当真要来搅局,中秋月是分享不成了,也不打紧,还有更多科学要分享呢。择机发射的“天宫二号”,紧随其后的全国科普日……来分享吧,即使形式上无法“在路边”,内容与方法上也可以保留那股子自然平等的“路边味”。那首歌怎么唱着,你会不会突然地出现,在路边的分享科学活动中?

用精神突破身体障碍

权威声音

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,身体的障碍可以通过各种硬件设施得以克服。而心灵的障碍,则需要残疾人和健全人共同努力才能消弭。因为,这

种障碍可能来自残疾人对自身能力缺乏信心,也可能来自健全人对他们的认识局限于表面。(薛原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“乒乓球给我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自信。”走下里约残奥会的领奖台,中国运动员冯攀峰这样说。

如果说,奥运会上顶尖选手的表现是去触碰人类运动的极限,那么,残奥会更像是一次人类精神的冲顶。两个赛场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震撼,后者的价值更在于:即便行动受限的身体也可以去证明自我存在的意义。而这样的鼓舞,其实适用于所有人。

某种意义上,体育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视角,让残疾人与健全人可以坦然相对。而参与体育运动也不止于促进身体和心灵的康复,更像是残疾人对生活的一种回答。这种回答,需要健全人的理解与共鸣,以及建立在平等视角上的帮助。

心灵的平视,并不意味着健全人可以无视残疾人的特殊困难。相反,建立在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帮助,是促进残疾人与健全人彼此融合的社会基础。

有这样的感慨:在一座城市的街头遇到残疾人的几率,某种程度上标注着城市的文明程度。能否为残疾人提供足够顺畅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无障碍设施,体现着一座城市的爱心与包容。

从这个角度看,残疾人平等参

新民新语

永生

左妍

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,不管文明形态、社会制度、生产生活有多么不同,可有一点始终没变,那就是追求长生不老。秦始皇几次派人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;汉武帝传传说能长生不老的术士李少君祠灶炼丹……还有什么比延年益寿更根本、更原始的欲望吗?

长生不老,永生万世,其实并不只属于神话和传说,也不只属于穷奢极侈的帝王,它属于每个人。神话尚未厘清,现实接踵而至。“人体冷冻之父”罗伯特·艾廷格去世时,家人忠实执行他的理论,将其遗体冷藏起来以待复生。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,事实上,不少严谨的科学家也在追求“永生”之道。

我上周末听了一个有关未来医学和科学的讲座,科学家谈到,到2045年,人类就将实现“永生”。通过再生医学,人类可以修复、替换因疾病或衰老而丧失功能的器官,甚至修复异常的基因,从而达到“永生”。

2045年,我60岁,正走在加速衰老的路上。“永生”这个既熟悉又遥远的词语,真的会与我这样的凡人结缘吗?兴奋之余,会场里的我很快就走神了:没有人死去,只有人出生,我们的地球能否承受人口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?当人类拥有不死之身,是否会放弃繁殖后代?当我们通过科学消除衰老,消除中年危机,消除时不我待,只剩下了明日复明日的的前景,我们又将怎样蹉跎漫长时日?真是乐极生悲,幸福尚未到来,我好像已经在享受幸福带来的烦恼了。

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当这一技术得以实现,也肯定不会成为像水和空气那样的大众化供应产品——毕竟,地球上连清洁的饮用水都没普及到每个人呢。

我们所有人的归宿都是死亡,大家排队一个个走上前去。正因为有了不断发展的医学和科学技术,一次次把疾病治愈,一次次阻止有人“插队”。如果你企图通过改变基因等方法强行延长生命,可能会得不偿失。衰老并不是神灵的诅咒或惩罚,而是机体为了获得优化的繁殖能力而付出的代价。况且,我们早已实现了永生。这种永生之种,就是我们的生殖细胞。个体衰亡了,但因为生殖细胞的特性,我们的种系并不会衰亡。哪怕命运危险莫测,生命也已生生不息。



沉沦

谢春彦

人人一苹果,个个此沉沦。日日尽埋首,年年不知春。

丙申 春彦戏写

自由谭

芭比娃娃将“美女的颜值”集于一身,是很多小女孩的所爱。但在经济低迷、转型的当下,芭比娃娃也陷入尴尬、无奈的境地。广东汕头一家玩具销售商日前以论斤卖方式清空库存,芭比娃娃7元一斤,喜羊羊动漫类玩具6元一斤,遥控类玩具10元一斤。更多客户论吨买,每吨4000到10000元,折算下来一斤仅2元。曾经称雄全球、为我国出口五大支柱之一的玩具产业,陷入了严冬。

由芭比娃娃的“失宠”联想到一些问题。当年,芭比娃娃的走红,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。中国新时期重要的“亮点”是释放了亿万劳动者的能量。老体制的“管头管脚”没有了,劳动者有了最大限度参与劳动

由“芭比娃娃论斤贱卖”想到的

周锦尉

的自由。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劳动力价格是发达国家的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。“OEM”方式,即“贴牌生产”走运。外国热销的芭比娃娃玩偶,“亭亭玉立”于我们的大小货架上。

玩具业前几年的用工月工资在1000元以下。从管理学理论看,生产链的7个环节,郎咸平将之称为“7+1公式”,即生产链的中间环节是“制造”,制造的前端有3个环节:研发、设计、标准确定;制造的后端也有3个环节:品牌树立、销售网络、服务全过程。我们强的是“制造”这个环节,我们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,弱的是6个环节。由此,我们干的活儿很“吃力”,但获利不多。核心技术、

设计的专利、标准确定的话语权、国际销售网络和著名品牌在别人手中,使得我们处于生产链中下端,收益也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中下端。

国家提出的创新转型,意在走出“新常态”,进入“新常态”。据广东的玩具企业老板说,现在,用工的月工资已经超过3000元,生产成本明显上升。尽管2004年起成功开发“玩具+动漫”模式,陆续推出了《巴啦啦小魔仙》等自制动画片,在国际经济低迷的情况下,挑战依然严峻。

再展开联想,结构性改革,需要在供给侧做文章。即“供给侧”的过量和不合理须做“三去”(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)、“一降(成本)”、“一补(短

板)的事儿。我国最“过量”的是钢铁和煤炭,它们的产量都约占世界的一半,而钢铁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消耗、对环境的影响,造成难以持续;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耗的比例过高,产生碳排放过量的压力,都是“新常态”需要改变的。但减量、减库存等,都得改变已经习惯的工作思路和方法,要开创新思路、寻找新方法,这都需要中国建设者花精力、智力。就玩具业来说,近来又启动了“以IP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系统”战略,收购动漫公司,以知名的动漫人物和情节来带动玩具的销售量,以走出玩具业的困境。我想,相关行业不是同样要经历转型的“阵痛”,有个凤凰涅槃的过程吗?